

龙降,龙降

■杨杰

买了箱鸡蛋,看到绿色的包装箱上写着“龙降土鸡蛋”,我问老板,真是龙降那的鸡生的吗?老板信誓旦旦地说,当然。

我不信,但我还是把鸡蛋买下了。

“龙降”是奶奶生前告诉过我的她娘家的村名,在清源山下。奶奶说她小时候,成天在一处叫“龙降坑”的山林砍柴,劈好了,就在山坡晒干,再挑到城里卖。她说,一担柴草,百十来斤,她挑到城里北门那的柴埔卖,来回得小半天,如果遇上没人买,还得把柴草挑回去。

以时间推算,奶奶在这个叫“龙降”的地方生活,是近百年前的事情了。清源山麓,村落分散各处,号称“清源十三乡”。清源山如今是风景名胜了,但山上山下还有原住民的村落,像什么“洞后”“水流坑”等。有几次登山,我往途经的村子走,向村民打听清源山有没有一个叫“龙降”的村子,竟然无人知晓。直到某次开车从南台岩下山,有位老人招手搭我的车,我向他打听,老人说,他曾听人讲过叫“龙降”的地方,很偏僻,由于村民外迁,很早就成了“废乡”(意思是那个地方再没住人)。

是的,是的。奶奶和我讲过的,奶奶的父亲,也就是我的外

太公,后来举家搬到北门居住,再后来,奶奶嫁给了那时在涂门街做手工面线生意的爷爷。

奶奶的娘家从清源山脚的“龙降村”变为城里住户,可是,我的爷爷却说:“街路石,硬邦邦,不如回家翻土皮。”他放弃城里的手工生意,又搬回了城东老家后垵去当农民。小时候,我很期待和奶奶一起“进城”到她娘家去,看街市热闹,看城里人衣着光鲜,我真希望自己也是城里人,叹惜爷爷不识时务为什么要回农村。

但奶奶更多的是和我讲述她的“龙降”老家。说那地方是如何山高林密,说有时还能听到虎啸。有一次,龙降村的姑娘王粉——奶奶的闺女——正弯腰用手舀山涧水喝时,猛一抬头,看到窄窄的山涧对面,一头老虎也在低头喝水,奶奶说她当时吓得魂都快没了。

清源山有多条登山路,我有几次专挑野道走,看到路边的残墙房基,还有枯藤杂树包围的破房子,依稀想见若干年前,那里也曾经是炊烟袅袅的人群聚居之所。我不知道,我是不是有经过那处叫“龙降”的地方。

山路幽深,故园恐怕已在荒烟蔓草中。爷爷奶奶已经离世多年,他们的记忆几乎再无人重提。就连奶奶的娘家亲戚,这些

年也少走动了。小时候,我听三舅公(奶奶的三弟)说:“一代亲,二代表,三代就了了。”我是有些难过的。那时候,每次回奶奶娘家时,我们就住三舅公家,晚上就和表姑一起睡,她们给我买好吃的零食,给我讲城里的种种趣闻。清晨,我在门外巷口“豆奶油条”的叫卖声中醒来。我就想,我们以后怎么能不来往呢?我们可是亲戚呀。

但人情终究压不过世情。老一辈亲人纷纷凋落,他们说过的话也应验了,和奶奶的娘家人果然逐年失去联系。我工作后也是“城里人”了,只是,人到中年,似乎也 and 奶奶当年一样,不断地回忆起曾经的老家,那个依山面江的村子,那春有桃花夏有果的屋后,还有那群我以为可以当一辈子朋友的发小。

龙降,龙降。这个听上去很有些远古神话意味的地名,已经成了过往。我用导航软件找了一下,还真有个“龙降”的地名,但看行政区划,显然那不是奶奶家。奶奶娘家那条我曾经熟悉的街巷,拓宽改建了,逐渐失去原来的样子,巷口的那棵我视为路标的歪脖子树也已不知去向。

那些远去的、久远的、要靠口耳相传的故事,开始走向湮没——可是,所有这一切,我居然都无从告别。

(视觉中国)

骆驼刺与树苗

■洪语晨

黄沙漫天,烈日高照,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放眼望去,连一个人影都没有。

骆驼刺与胡杨、红柳不同,它们的外表鲜艳无比,而骆驼刺略逊一筹。虽然骆驼刺其貌不扬,但它是沙漠中骆驼唯一的草料。骆驼刺与红柳、胡杨一起,为沙漠的防风固沙工作作出了伟大贡献。在与世隔绝的生命禁区,干涸奈何不了,风沙摧残不了,炙阳烤死不了,贫贱阻挡不了,骆驼嚼杀不了,骆驼刺矢志不渝地张扬着生命的活力。

“丁零,丁零!”一支驼队走了过来。领队一看到这一丛丛的生物,就兴高采烈地拿出一棵小树苗,种在土里,期待它能为防风固沙这项工作作出贡献。

“丁零、丁零……”骆驼脖子上挂着的铃铛的声音渐行渐远,沙漠又回归了往日的平静。在城市里习惯了娇生惯养的小树苗不停地抱怨着:“这鬼天气真要热死人了,我的主人到底是怎么想的,把我放在这种破地方。老天爷啊,快点下雨吧,我要渴死了!”骆驼刺看着这个新来的但不熟悉的邻居,好心地劝道:“邻居,不要抱怨了,你先把根扎得深一点,这样你才不会被风吹走,在这里生存下来,既能防住风沙的冲击,又能使自己不再干渴呢。”“凭什么,那多累啊,我就要等下雨,要不是我那个不知道怎么想的坏蛋主人把我丢到这种破地方,我用得着受这些苦吗?”不管骆驼刺怎样苦口婆心地教它生存法则,但小树苗就是不听,只在那儿自顾自地抱怨着主人的坏以及成天盼着下雨,连根都没扎,只停留在地面浅层向下一点点。

过了几天,终于,老天爷似乎厌烦了它的抱怨,下起了一场难得的瓢泼大雨,小树苗一开始还挺高兴的,后来它才发现,自己根部的土已经变成了一摊泥水,小树苗漂在泥水里,正面临着生命危险!小树苗惊慌失措地向骆驼刺求救,可骆驼刺正在和难得一见的朋友玩耍,待它反应过来时,对小树苗已爱莫能助。

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风沙拂不去脚下的泥土,带不走身旁的沙石,骆驼刺坚守着与世隔绝的沧桑,在孤独里热烈地开出了一朵朵娇嫩的黄花,而那株树苗却因为根部太浅脱离了土壤的怀抱,早已不知去向。

不管生活中还是学习中,我们都要有骆驼刺一般的坚毅,要像骆驼刺耐得住寂寞,潜心学习和钻研,相信一定能在知识的田野里扎根,茁壮成长,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遨游,在未来大展拳脚!

掬一捧
“花朝”的浪漫

(视觉中国)

■王缘

“百花生日是良辰,未到花朝一半春。”农历二月十五,是花朝节,浪漫的古人选择在这一天为百花过生日。那一天,繁花竞放,春满人间,姹紫嫣红换上生日装,聆听文人雅士的赞美,感受青年男女的欢乐。而我也想掬一捧古人的浪漫,在古籍的字里行间翻找“花朝”的滋味。

“长短一年相似夜,中秋未必胜中春。”“中春”即花朝节,在古人看来,“花朝”是能够比肩中秋的。靠土地过活的人

们,对大自然的微小变化都看得格外清晰,又怎会错过繁花似锦的美好?给百花祝寿,或许只是个好听的托词,心思皆在那场春日宴,好在从农忙的日子里抽身,用一整天好好欣赏花团锦簇的绚烂。

“红绡闲系为花寿”,这一天,古人像为亲友过生日一样大肆庆贺,喧闹非凡。花花绿绿的纸条或绸带,挂上树枝、花叶,借此表示对花神的祝贺,也期盼一年作物的丰收。草木换上生日盛装,处处彩绸,枝枝红绸,连栽于盆中的花草也要装扮一新。

“春日宴,绿酒一杯歌一

遍。”花朝也是人间雅集。节日期间,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市井百姓,都会参与这次庆典。倘若穿越回古代的花朝节,郊野、街巷皆是欢声笑语。文人雅士邀来三五知己,踏春赏花、饮酒作乐、互相唱和,上演曲水流觞的快意。世家女子汇集于一处,扑蝶为戏、叩拜花神、品尝时鲜,一边祈求花神降福,一边结交知己好友。那天的热闹,超乎现代人想象,大有除夕、元宵的意味,或许比之尤盛,毕竟彼时万物枯凋,而“花朝”花影缤纷、芬芳馥郁,迷人眼、惹人醉。

“有花堪折直须折,莫待无花空折枝。”春日喧妍,芳菲可爱,也勾起人们爱花、惜春的深情。“花朝”的笙歌里,反复歌咏着对未来的憧憬,对春花的留恋。因为人人皆知,花无百日红,美好的花季也将一闪而逝。于是,花朝节又成了一种警醒和提示,年年岁岁告诉世人,要珍惜光阴。

“愿年年常恁,颜红鬓绿。”芸芸众生,也如一季春花。以花自喻的人们,在庆贺百花的同时,又何尝不是为自己的生命欢腾?如此想来,热爱生命,全情投入地生活,也是一种浪漫,比春花秋月更动人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